

八、普陀山的閉關

我於六月間先到普陀一次，向了餘老商定閉關的辦法及看定閉關的房子，住了十餘天。時昱山已閉關在山上般若精舍，志圓則在山中的悅嶺庵閉關，豁宣亦寓般若精舍中度夏。我或訪昱山與志圓外，或偕豁宣訪印光法師於後寺藏經閣，每每清談竟日，身意泰然。聞了老談昔年在當時於我將閉關的屋中修念佛三昧的一段親證心境，為紀以詩，乃益決定了在普陀山閉關的心願。回抵寧波，以瑛老的關係，有信心居士贈了我一部頻伽藏，並至滬購買了當時所有嚴又陵所譯各書，及心理學、論理學、倫理學、哲學等譯著，新出的民國經世文編、章氏叢書、飲冰室全集、辭源等，二十八子及韓愈、柳宗元、蘇軾、王安石、王陽明、顧亭林、黃黎洲、龔定盦、曾國藩等全集，又訂了東方雜誌、教育雜誌等定期刊物，馮汲蒙居士並贈與十三經註解及二十四史、宋元明儒學案等木版書，加以原有的陶潛、李太白、杜甫、陳白沙等各種詩文集及佛書。我八月間到普陀的時候，箱籠攜帶了十餘件，不知者以閉關為何要用這許多東西，其實，我只是預備要看的經書而已。

我到普陀山，帶了一個專服侍我的工役，我用專人服侍從此時起。這侍役的工資，與

我在閉關期中零星的需用，皆由樊老關係的信心居士供給；房屋、書架的裝置，及器用什物與日常茶飯，則概由了老布施。了老從我二十歲在普陀化雨學校當教員後，十餘年間亦常常資助我，我有所需求時亦勉不如願，也要算我了生平受惠較多的一人。我後來僅在他作前寺方丈的時候，稍稍幫助了他一些力。到了山，又預備了旬日，大約在八月下旬進關。關房在錫麟禪院樓上，房屋軒敞新潔，一大間供佛座蒲團及經書的陳閱，另一間為臥室，一間為會客室，起居飲食尚稱安適。我規定早起坐禪、禮佛，午閱佛典，下午寫作看書報，並觀各種新舊學書，夜禮佛畢，坐禪寂息，大致亦不甚紊此秩序，故住了兩年多也不曾有何大病及深感不快處。除了民四夏夜的狂風吹倒樓房大樹幾壓關房外，可算平安極了！進關那一天，了老請印光法師來封關。豁宣時從揚州來送我，厚意可感，我成了七律四首，以述閉關的意趣，豁宣、志圓等傳布賡和者甚多。

在閉關時期，外間的佛教關係有堪紀者：才過兩三個月，仁山即專到普陀來訪，以文希時已接任揚州天寧寺方丈，要辦僧學及編發月刊，使仁山專來邀請。我以決心要自修數年，力辭不出。後文希在揚州未及一年，又被人驅走，卒致還俗失蹤。而上海哈同花園請月霞法師主辦華嚴大學，是秋亦已開學，要算得佛教的一件盛事，後來的持松、常惺、戒塵、慈舟、了塵、慧西等皆出其中。然未及三月，因哈同夫人要全體學僧向其頂禮，鬧得

學僧全體離去，改遷於杭州海潮寺繼續開辦，有學僧散來普陀就我求學者，因告以詳情。我在關中，印光法師、了餘和尚時過談，後志圓、玉皇亦時至，尤以民五道階法師來，劇談數日為酣暢，見所作道階法師略傳。

民四春，了老接任普陀前寺方丈，遂時有關於普陀山的文件來託我辦。記得內中最重要者，為普陀山的田地向免糧稅，此時政府要令登記繳地價完稅，否則充公，招人民購領。以浙省長屈映光到普陀曾與了餘相識，乃由我主辦文稿，一方面以了餘個人函託屈映光；一方面由普陀全山公呈省署轉呈中央國務院：山以外所管已開墾，未開墾的田地，准予登記完稅，不另納價；普陀山以內的全島，則完全劃歸僧有，不與人民雜居，仍照向例免徵地稅。此事在當時幸達完全目的，但後來有無變化，迄今未有所知。這一年，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，內有日僧來中國布教條款，有人作「中國的阿彌陀佛」一書為駁斥，辭義精闢（獲讀後，於密宗始發心探討）。因此，孫毓筠、楊度、嚴復等，請諦閑、月霞、道階就北京講經，表示中國亦信崇佛教，無待日僧的傳入。但籌安會帝制議興，孫毓筠等名列六君子，故道階雖在北京而未允其請；月霞到京講數日稱病南歸，獨諦閑興高采烈的留講於宣武門外江西會館，且傳袁克定亦來皈依聽講。未幾，有明令取銷佛道會教，公布內政部制定的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，其條例付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教產的偉大

權力。北京僧覺先，首即揭謂係出諦閑請求，列舉要害，呼籲全國僧眾咸起反對；我響應覺先，曾有論文發表。次年，袁皇帝雖死，但此條例直至民國九年，由程德全面請徐總統，始撤銷或修改，已記不清楚。民五夏，孫中山先生蒞遊普陀，時道階法師適在山，了餘方丈等招待極為周到。我在關房中，曾託了老請孫題味盞詩錄的封面。晚間孫去後，了老來告我：孫登佛頂山時，忽睹一奇境，回至前寺記寫一文甚詳。送孫登舟返寺，此文已失去為惜。但此文係為當時一侍者所竊藏，後二十年始發現公布於佛教日報。民六七間，又發生陸軍部要將德國俘虜收容在普陀山之事，了老商我呈部懇免，幸未成事實。

我未閉關前，歐戰已發生，閉關後，日趨擴大，各報章雜誌的文友，仍有函徵撰論評的，初時亦尚間一應酬。但我民元以來在各報章雜誌上撰述底文字，大抵臨時化用筆名，早已渺有保存的了。其他，應文藝刊物徵求的，則如潘達微所編的天荒集，及藝文函授部倪壯青所編的翼社等，而詩詞的贈答則時出不斷。民四，志圓出關，豁宣閉關揚州。民五，昱山出關，皆嘗有贈答之什。民四，南嶽山樵來訪，亦有唱和。入秋後，卻非（即玉皇）自福建來普陀山任前寺糾察，更時時袖詩訪談。而民五間，方稼孫偕其姑母方瘦梅女士等到山晉香，稼孫以舊識時時訪我關外，瘦梅間一偕至，亦有所唱和，堅要我以所留詩稿鈔付去刊印，我乃略加刪節，自題曰味盞詩錄，有江五民等作序。至秋間，遂有味盞詩

錄的刊布。我的詩詞，民五前大約收存於昧盦詩錄；民五至民七間的遺失最多，連馮君木、劉驥達等的詩序也遺失了，最為可惜！民七後的，大致可見於覺社叢書及海潮音上。我並從漢、晉到明、清間，為佛教文醇，佛教詩醇之選輯，惜其稿後皆遺佚。

我雖閉關，亦仍不絕俗離世，所詠「幽居原與困磚磨，呼吸常通萬里波」，可想見其風度。所以申報是每日不斷看的，新聞報等亦時或借看。關於有誣誘佛教的言論，即不稍假借的報以批駁。友人多知我喜作此種文字，每見書報上有妨礙佛教的文件，即轉相寄閱。閉關前，粵友寄來香港某日報，載有以「一神教」徒抨擊佛教並駁我佛教月報上的「無神論」一長篇，我因作破神執論，自為刊布。又曾記有一次，志圓以新聞報上一篇毀詆佛僧的論文攜閱，當即引紙伸筆，草了六七千字的一文，半日間志圓等二人分抄也來不及，仍投到新聞報去，倒也登了出來。這天，我本有點寒熱不舒服，但竟因作這一篇文，把病作好了。我那時常常能一口氣作數千字或萬餘字的辯論文，每每因作文把小病驅除掉，那時的作文精力，真不知那裏來的？迨出關後，便覺不如了。我在此類的文字中，不但對付近人的言論，且上及胡致堂等史論，韓、歐等古文，宋明儒等理學，凡有涉及毀損佛法僧的，無不據理嚴斥；並曾為續弘明集、新弘明集選輯。然以或不曾保留或疊經遺失，現在祇「破神執論」及「非韓愈的斷篇」尚存。

我午前專看的佛書，以頻伽版藏經字小行長不便看，僅備參考之用。除自有的木版經論外，以前寺有明版、清版二部大藏經，故隨時借閱，我初，於台、賢、禪、淨的撰集亦頗溫習，如法華玄義、文句、摩訶止觀、十不二門指要鈔、佛祖統紀、靈峯宗論、及華嚴玄談、疏鈔、五燈會元、碧巖集、從容錄、中峯廣錄、淨土十要、十六觀經妙宗鈔、彌陀疏鈔等，尤於會合台、賢、禪的起信、楞嚴著述，加以融通抉擇。是冬，每夜坐禪，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，漸能成片。一夜，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，忽然心斷。心再覺，則音光明圓無際，從泯無內外能所中，漸現能所、內外、遠近、久暫，回復根身座舍的原狀，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，心再覺係再聞前寺之晨鐘矣。心空際斷，心再覺而漸現身器，符起信，楞嚴所說。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，而楞嚴攝論即成於此時。從茲有一淨裸明覺的重心為本，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。民四春，致力於嘉祥關於三論的各種玄疏，尤於百論疏契其妙辯的神用，故遇破斥，竟有無不可縱橫如意之勢。擬作「一切可破論」，曾創端緒。民四夏間起，則聚精會神於楞伽、深密、瑜伽、攝大乘、成唯識，尤以慈恩的法苑義林章與唯識述記用功最多，於此將及二年之久。民五，曾於閱述記至釋「假智證不得自相」一章，朗然玄悟，宴會諸法雖言自相，真覺無量情器、一一塵根識法，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，精微嚴密，森然秩然，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

化，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堪及者。從此後，真不離俗，俗皆徹真，就我所表現於理論的風格，為之一變，亦可按察。此期中的幽思風發，妙義泉湧，我的言辯文筆雖甚捷，而萬非逞辯縱筆之所可追捉，因此遂有許多肇端而不克終緒的論片，曾發表過的如大乘論、法界論、三明論、王陽明格竹衍論等，不過其一微份。嘗有關於鎔冶印度因明、西洋邏輯、中國名辯於一爐的論理學，以及心理學、文理學等創作，皆曾寫出構思的系統綱領。此諸稿件，大約皆在從杭州淨慈寺搬運我的書物到武昌時遺佚了。民四的夏間，我又分出時間以涉覽諸部廣律、律論及唐、宋、明人關於戒律的疏述，整理僧伽制度論亦由此開始。我於民四秋間，已有探究各密部經疏的企圖。至民六冬，始就頻伽藏為一度之披閱，以頻伽藏於密部本係另編成一聚，容易緝檢，然不曾有所深究。

我既分配有時間閱覽各新舊學書。先閱的，憶是民國經世文編，對於當時各種教育思潮的論說，頗生興趣，繼於嚴譯的各書，重閱天演論、羣學肄言及原富、法意、穆勒名學、耶芳思論理學等，泛及其他哲學綱要、倫理學、心理學諸譯著；因閱飲冰室文集而及墨子，閱章氏叢書而及墨子、韓非子，閱宋明儒學案而及陽明全集，其他於易經、日知錄、黃黎洲集、龔定盦集，亦深多興趣；所餘經、史、子、集等則不過略游心目。最為鑿心的，在章太炎的各文，除其文始以外，殆莫不經過重讀、精讀。故我的文章，在民三以

前，多受譚、梁的影響；而民三以後，則受章、嚴的影響較深，此後，則說不上更受甚麼的影響。但章等亦僅為增上緣，其本因仍在從佛學的心樞，自運機杼，隨時變化，不拘故常以適應所宜，巧用文字而不為文字粘縛，原不著腳在文字中討生活。

我預定的述作時間，除應付點臨時發生的詩文以外，其完成的，憶係先作佛學導言，而繼以教育新見及哲學正觀，次辨嚴譯各書及訂天演宗等，繼即至冬初作成整理僧伽制度論。我此論，內根中國佛教教宗、教制、教史的推演，外適當時民主國民的機宜，為一精心經意的結撰。惜其後國內因帝制變成軍閥分爭，國際因俄國革命勝利成共產與法西斯的對峙；此論致失經濟、政治的基礎。後作墨子平議、周易蠱測、荀子論、百法明門論的宇宙觀等。辨嚴譯各書，在民四夏初，以許良弼來訪，欲取以印送，集題曰嚴譯小辨，夏間出版流布，引生不少人的震驚，來書表示稱歎。佛學導言，在民四秋間亦曾由了老印成小冊以送人閱覽。昱山在普陀閉關後，日惟端坐，以前閱過的經書及抄錄等益束高閣，專從宗門心地工夫以上上昇進。印光法師對其時號稱禪師如治開等，每加訾議，對楊仁老、諦閑法師亦不無間言，唯以折服人歸崇淨土為事，獨昱山曾與大交論鋒數次，卒心折而反嘆昱山為當世僅見的宗通。昱山對我，亦時時以這一著子提撕，屢施毒語逼拶，不曾輕許。後閱及這一小冊，他不禁曰：「還是老兄較些子！」